

2 0 2 1

文学榜
中短篇小说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——编

收获



收获

2 0 2 1

文学榜
中短篇小说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——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收获文学榜2021中短篇小说 / 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编.

-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22

ISBN 978-7-5321-8311-1

I. ①收… II. ①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2)第028957号

发 行人: 毕 胜

责任编辑: 李伟长 张诗扬 金 辰

封面设计: 陈安栋

内文制作: 艺 美

书 名: 收获文学榜2021中短篇小说

编 者: 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 编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2楼 201101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

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2楼206室 201101 www.ewen.co

印 刷: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31.5

插 页: 2

字 数: 661,000

印 次: 2022年3月第1版 2022年3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8311-1/I.6561

定 价: +88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12-68180628

目录

3	地上的天空	钟求是
15	等下雪	赵松
33	信使	铁凝
44	孔雀	叶昕昀
61	水果硬糖	万玛才旦
77	冻土观测段	董夏青青
100	晚春	三三
118	跳马	路内
125	半张脸	石一枫
140	喝汤的声音	迟子建

中篇卷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155 | 以鸟兽之名 | 孙 频 |
| 193 | 制琴师 | 黄立宇 |
| 217 | 过 往 | 艾 伟 |
| 255 | 我父亲的奇想之屋 | 韩松落 |
| 279 | 鬼指根 | 尹学芸 |
| 312 | 玫瑰在额头上 | 白 琳 |
| 346 | 星 光 | 王 凯 |
| 387 | 月球隐士 | 李宏伟 |
| 437 | 仰头一看 | 林那北 |
| 474 | 梦 城 | 默 音 |

附录：2021 收获文学榜榜单

短篇卷

收获文学榜

地上的天空

钟求是

授 奖 词

我们朝夕在焉却能坦然隐然在焉，分裂的日常生活被钟求是《地上的天空》诚恳地敞开。小说“小”事，“我”给离世的友人朱一围处理藏书，从他地上光明的生活通向其隐秘的地下生活。悖谬的是一直作为我们地上生活想象异邦的天空，只能被朱一围和陈宛小心移放到地下（来世）生活。故而，所谓地上的天空，只是天空在大地的倒影。如果筱蓓、陈宛和朱一围——他们都是如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的无辜者和无名者，都承担着命定地上生活的局囿；与此同时，我们头顶的天空存在着，也是我们想象合理和必须的到达，那么，朱一围的一“围”之脱困，从地上走向天空的路在哪里？小说的答案之处恰恰是提问之处。《地上的天空》作为短篇小说的魅力，在于它是经由狭小的切口而曲其微而幽其深地洞开，进而在不可能处开凿可能的审美秘径。（何平）

朱一围病逝三个月后的一天，其妻子筱蓓给我打了电话。电话的中心意思，是让我帮忙解散掉家里的藏书。筱蓓说：“吕默，我家房子本来不大，不能让书房一直做着老大。”筱蓓说：“吕默，这些书是随着一围的，一围一走，它们早晚得散了。”筱蓓又说：“晚散不如早散……我不图钱，要是能找到合适的去处，一围会高兴的。”

这是个有点突然的求助。我握着手机静了嘴巴，把事儿想了几秒钟，又想了几秒钟，才慢着声音应接下来。

我当然明白，筱蓓把此活儿交给我，不仅是因为我原先在市图书馆当过差，容易找到收留这些书的地方，更是因为一围朋友稀少，对这种事能够上心的也许只有我。

我依着记忆算了算，一围的藏书应该有四千余册，其中作家签名本为三四百本。这些藏书在一围手里很受宠，所以占着家里的一个大间，而上高中的儿子周末返家，只能在客厅里打地铺。儿子是个未来理工男，对文学书籍压根儿瞧不上眼，显然无意继承父亲的爱好。现在一围抽身而去，书本们在家中自然也失去了贵宾身份。毕竟对三四万元一平方的房子来说，它们的存在有些喧宾夺主。

我左右琢磨一天，又打一天电话，把事情大体办妥了。四千多册书分成两拨儿，捐给两家区图书馆。之所以没有联络老东家，是因为我心里还存着一小块别扭，而且市图书馆撑着派头，态度容易怠慢。区图书馆就不一样，不仅可以上门取书，还颁证书发消息，其中一家更掏出诚意，准备专门立一个捐赠书柜。这就有点意思了，至少对一围是个远距离的安慰。

情况跟筱蓓一说，果然获得好几声谢。

她表示这两天就把书收拾好，分成两组。我提醒说：“那些签名书送图书馆不合适，别让他们拉走。”筱蓓说：“你的意思是签名书……另有价值？”我说：“签名书价值可大可小，你收在家里价值就不小。”筱蓓说：“吕默，一直等我老了，我可能也不会打开这些书，还是早点让别人去看吧。”我停顿一下，说：“那好……我另外想想办法，反正不能亏待了这批书。”

话儿说出来顺口，真做起来却不易。若赠送给图书馆，有朱一围三个字在扉页上号着，这些书到底派不上用场。若放在网络书店上一本一本的卖，不仅费劲儿，也会惹得一围在那一头不高兴。当然了，我也想过由自己接管，存住朋友的遗物，但我毕竟不是文学先生，不读小说久矣，又因为在图书馆待过，反而少了藏书的兴致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心底里还是尊重这批书的，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投奔之处。

这批书之所以有些重要，一是因为书的作者大多是国内或省内之知名作家，笔下的文字和故事上得了台面；二是因为一围为求签名很下功夫，费了不少心思和时间。在这个城市，有好几位收藏作家签名书的爱好者，一围是其中一位，而且是比较卖力的一位。早些年，他采用写信恳求的方式，寄书向作家索要签名。这几年，作家的作品分享会、文学对话会多了，他就携着作家的一本或几本书跑去蹭会，在会后凑到作家跟前，一脸真诚地打开书页并报出自己名字。有时获得一个著名作家的签字，他会兴奋得像洗了个澡，一身痛快地拍照下来发给我看。有一次一围在微信里夸口说，自己已拿下近百位作家，按这样的节奏往前走，不出十年就能搞定中国所有的重要作家。十年不算一个很奢侈的数

字，但对一围而言终于成了一个遥远的虚词。大约一年前，他一头撞上一种叫下咽癌的东西，先是在喉咙部位割开一个小洞，然后一日日地与这个小洞做着斗争。在那段时间，他失去了声音和精力，但床头一直放着一本名为《第七天》的小说——小说讲的是一个人死后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，扉页上有作者的签名。有一天我去看他，他在白纸上写下一行字：我准备好了，去另一个世界。

往前一些年，一围有着温润的声音和满格的精力。那时他在邮政局上班，我还在图书馆做事，有一天晚上，两个人因为一位共同的朋友在一百米高的酒桌上相遇。共同的朋友刚刚炒股赚了一笔钱，想分撒一下大好的心情。为了表示股票走高，他特意订了一幢三十层大楼顶部的餐厅，又为了忆旧论今，他记起了一些久未联络的朋友。那天一大桌人，场面热闹纠缠。我和一围凑巧坐在一起，两个人在热闹中都显着安静。我酒量比较薄，喝了三两白酒便脑袋起热，耳朵受不了嘈杂。我起身出去抽根烟，找到了大厅旁边的一个小阳台。过了片刻，一围也来了。他不抽烟，是想躲一会儿清静。既然是躲清静，我们俩就没有多说话，只是靠在栏杆上，默默看着远处明明淡淡的灯光。

后来饭局收尾时，我和一围先站起身，一块儿坐电梯下楼。一围积极打了车，顺道把我捎回了家。

本来那次聚会只是蜻蜓点水似的交集，但大约是因为我的图书馆职员身份，一围第二天便联络了我。一围说自己在邮局工作，却不喜欢收集邮票，倒喜欢收集文学签名书。我说，你干这事儿我其实给不了什么帮助。一围说，我不需要帮助，我只

是想让你知道我也在跟书打交道。我问他，为什么玩这个，是因为喜欢读小说诗歌吗？一围嘿嘿地笑，说自己也看不了几本书，只是日子太平淡了，总得找点儿有趣的事。他说话的口气不让人讨厌，我接受了他的靠近。如此开了头，一年跟着一年下来，我竟成为一围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。

我是在第三天才想到一个不错主意的。城市之大，免不了市民重名，我想尝试找一位（或者两位三位）名字也叫朱一围的人。这些书在其他人的眼里没价值，但到了姓名为朱一围的人手里，岂不身价大增。若新的朱一围喜好或敬重文学，那更是书之善缘。

我在脑子里编好寻人赠书的一段话，再变成手机上的文字，从微信朋友圈发出去。大约这种事比较好玩，不多时间，便引来一大群人的点赞。有人留言：纸书存之，可添雅气。又有人留言：我百度了一下，没见到朱一围的名字。也有人表示：此等趣事，我已转发。

尽管这样，我对找人之事并无过多的期待。毕竟不是刑事追人什么的，朋友圈热闹半小时便过去了，再则朱一围的名字相当稀罕，这个城市很难说有第二人的存在。

过了两日，有人在我手机里要求添加朋友，并提示与寻人赠书有关。我点了接受，对方是一位号称“衣艺者”的女士。我送一个“握手”图标给对方，问：你是哪一位？我认识你吗？对方写：你不认识我，但我知道你叫吕默，我帮你找到了一位朱一围。我吃了一惊，写：还真有人也叫朱一围？线索靠谱吗？对方：不是线索是实物，他是我男友。我给出一个疑问的

“微笑”：那他为什么不亲自现身？对方：我想把书拿到手，送他一个意外惊喜。我：那我怎么相信确有其人？先给身份证让我一看。对方：人民币比身份证更可靠，我是准备用钱买书的。我：用钱买书？你知道有多少本书吗？对方：我知道你那位朱一围留下不少签名书，我全买下。我又吃一惊，之前发出的寻人文字比较简单，没说一围的病逝，也没说书的数量，看来这位“衣艺者”有备而来呀。不过真用钱买书，倒说明对方对这批书确是看重的。我问：这位女士，我想知道你的实名。对方：陈宛。我：好吧陈女士，你有什么具体打算？对方：我想早点看到这批书，然后给出价格。我答应了：那我说个时间，明天晚上吧。

第二天傍晚我在公司加一会儿班，又在食堂胡乱吃过一点东西，便出门去了一围家。筱蓓开了门，直接引我进入书房。房内的书已经基本清空，只剩下靠里的一墙书架还饱满着。我抽出几本翻到扉页，上面均有作家署名，署名之上则题“朱一围先生一阅”、“朱一围先生正之”等俗语，也有一本亲呢些，写着“朱一围先生在阅读中进步”。可以想见，一围待在这间书房里，回味着与“一阅”“正之”“进步”这些词儿相关的签书场景，心里是多么的受用。一围是个活络不足、古板有余的人，平常在场面上混酒交友的时候很少，与我酒桌结识实在是一个例外。但一围把书房的门一关，脸上大约是有亮色的，因为书架上聚着许多他结识过的人呢。

正这么走着神儿，外边响起敲门声。筱蓓走过去，很快将一位女客领进书房。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标致女人，大约因为穿着有些轻软的绸衣，身形微胖而不显。

她似乎有点紧张，一进来眼光找到我，才松了脸一笑。我说：“是陈宛陈女士吧？”女人说：“你叫我陈宛就好。”我一指筱蓓：“她是这儿的主人，书的事她说了算。”筱蓓说：“没关系的，您先看看合适否，这种事讲的是缘分。”女人点点头，眼睛慢慢扫一圈屋子，走到书架前直着脖子看。她抽出一本瞧了瞧放回去，又抽出一本瞧了瞧放回去，然后手伸到上格取下一本蓝皮书，目光停在了封面上。我凑近一步丢去一瞥，是小说《第七天》。女人说：“这一本好。”说着打开扉页细细地看，仿佛淘到了一见如故的藏品。我说：“不光这一本好，每一本都有点意思。”女人抬起眼睛，承认地点一下头。我说：“如果你愿意，现在就可以说个价。”女人说：“我还得先问一句，为什么要把这批书处理掉呢？”我看一眼筱蓓，筱蓓说：“我老公……一走，这些书就用不上了，放着也是放着，还不如找个用得上的地方。”女人说：“为什么说还不如呢？剩下这一墙书架，也不算太占地方。”筱蓓说：“人走了，这一墙书架却像是一种提醒，我不喜欢这种感觉。”女人说：“像是一种提醒？提醒什么？”筱蓓微露不悦：“别走题好吗？我可不是为了钱，我本来就没打算让这些书变成一桩买卖。”筱蓓这么讲有些傻了，至少会露出心里的待价底细，对方分明在话中夹着试探呢。我打着掩护说：“是的，转让收藏品不是买卖，靠的是眼缘和心缘。”女人说：“好吧。切入正题……我提个数字，你们看合适否。”她默一下脸，伸出两根手指说：“二十万。”我暗吃一惊，同时瞧见筱蓓的眼睛使劲睁大了一下——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期望，让人觉得是耳朵听错了。

书房似乎安静了片刻。我用手推推鼻

子，一边生出一些警惕，说：“你开的这个价，含有别的附加条件吗？”女人摇摇头说：“没有。这么多签名书，值这个钱。”筱蓓说：“您这样说我挺欣慰……我能不能知道，您是做什么的？”女人淡笑着说：“别以为我很有钱，我是想让男友高兴。我相信我这么做，他会高兴的。”我说：“我也问一句，你男友喜欢文学吗？”女人拍拍手中的《第七天》，说：“喜欢的。他爱读小说，还向我推荐过这一本。”噢，若是这样，逻辑是成立的。我舒口气说：“那你这一次做对了！女人要拿住男人，不能光喂他好话，你得让他真正的心跳一回。”这句自作幽默的话有点勉强，但多少把气氛说松了。随后双方又来回讲些话，议定了付款方式和搬运时间。

在我的眼里，两个女人的脸上都渗出了满意。

日子的推移有时是不知不觉的。四五月间，我在公司里帮着打理一个非遗产品展示会，出策划书、做VCR什么的，嘴巴和手脚经常一起忙碌着。待弄完了松口气，天气已经转热。站在办公室窗口抽烟时往街上一瞧，路人们开始躲着阳光了。

这天午休小憩后，我习惯地划开手机，瞧见筱蓓一条微信：事情不明白，有空电话一下。我坐到办公桌前，打电话过去。筱蓓在手机里咿咿呀呀发着声音，讲了十多分钟。原来昨天晚上她跟住校的儿子进行每日例行电话时，儿子顺口丢了一句，说学校图书馆出现咱家的藏书。她问什么藏书？儿子说小说签名本呀，上面有老爸的名字。她有些纳闷，说你也开始读起小说啦？儿子说我眼睛哪里忙得过来呀，是班里一同学在看。她想一下，让儿子去拍

张小说扉页照片。过一会儿，照片真的发过来了，情况属实。为此她琢磨一晚上再加一上午，脑子还是糊涂。

我一边听着一边也直眨眼睛。花一笔钱买签名旧书，一转身送了学校，这实在有些稀奇。不过让书籍到达图书馆，也算物尽其用，没什么不高兴的。我说：“这种事儿是人家的权利，咱们不能说她做得不对。”筱蓓说：“我没有说她做得不对，我只是感到奇怪。”我说：“干什么事儿都有内在逻辑，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。”筱蓓说：“一围的书，我多少得知道一些吧？方便的时候你联络一下她呗。”

我静一静脑子，在手机微信里找到“衣艺者”，先打一声招呼，然后试探地问：那批书给男友后，他惊喜了吗？对方许久没有回复，过了半小时才跳出一句话：你这是产品售后调查吗？我写：毕竟是朋友的书，我得关心一下。对方：那你来一趟吧，我允许你见一面。我给一个微笑图标：我又没提出这个要求。对方：透过手机屏幕，我看到了你脸上的企图。我：那怎样才能找到你？对方：浣纱路北边，衣艺者。我：呀，你是衣店女老板。对方打出一个眯起单眼的调皮图标。

放下手机，我脑子似乎有点不稳定，坐了片刻终于按捺不住，就找个借口离开办公室去了街上。坐几站公交车又走一截路，到了浣纱路北段。两旁有一溜儿花花绿绿的商店，我东张西望一会儿，眼睛一亮见到了“衣艺者”三个字。这是一间门面不大的售衣店，推门进去，里边倒是清爽开阔，挂卖的衣服热闹而有秩序。一位年轻店员迎出来刚想说什么，我已绕过去往里走，因为我看到了坐在售台后面的陈宛。

我说：“太隐隐于市，原来陈女士藏在了这里。”陈宛站起身一笑说：“来得挺快……就不能叫陈宛吗？”我说：“好吧陈宛，这个店开几年啦？生意不错吧？”陈宛说：“三年了，生意马马虎虎。”我说：“不能马马虎虎，马马虎虎怎么能掏钱买书再送出去呢？！”陈宛翘了眉毛给我一眼：“知道这个啦？怪不得又是微信又是打上门来。”我说：“我可不敢打上门来，我这是上门求教。”陈宛说：“想打探为什么把那批书赠送给学校图书馆吧？”我点点头：“我有点好奇。”陈宛说：“我那位朱一围早年在那个学校上过学，放在那儿比放在家里好。就是这么简单！”我说：“那个中学是你男友朱一围的母校？真是巧了。”陈宛说：“巧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朋友朱一围的儿子也在那儿上着学。”陈宛“噢”了一声：“这不挺好吗？父亲的书最终到了儿子的学校，用报纸语言叫一段佳话。”我说：“可是……玩这样的佳话代价不小。”陈宛说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也不是把书全送去学校的。”她一摆头，引着我走到T恤挂墙前——其中几件T恤不同颜色，胸前均印着《第七天》的扉页签名，图案清晰别致。陈宛说：“我做了三百件文化衫，我可以赚些钱的。”我用手指推一推鼻子，说：“有点意思，到底是衣艺者。”陈宛说：“要是喜欢，可以送你一件，你自己挑个颜色。”我呵呵一声没有拒绝，左右看一看，选了一件浅蓝色的。衣服上的作家签名挺有力道，我用手摸了一下。

陈宛说：“看着这衣服，你心里的问号有没有去掉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！三百件文化衫就是全卖掉，又能赚多少钱呢。”陈宛说：“看来你是个较真儿的人……朱一围有你这么个朋友也是幸运。”我说：“朱一围才是

个较真儿的人。他已经不能遑达过来说话了，我是替他较真儿。”陈宛说：“好吧，为了去掉你心里的问号，我再请你喝个茶。”我说：“又是送衣服又是请喝茶，我是不是应该不好意思？”陈宛笑了说：“其实呀让你过来一趟，我就是想和你去茶室说些话的。”

年轻店员将T恤包好，我卷起来塞入携包。陈宛引领着我，出了店门右拐走一段路，进了一家外相低调的茶室。茶室厅堂不大，但看上去藏着安静。陈宛熟络地要下一个小包厢，点了绿茶和茶点。我说：“瞧这架势，要跟我长谈呀。”陈宛说：“不长谈，一小时内把事儿说明白。”我说：“一小时够长了，抵得上大半部电影。”陈宛说：“长话短说……我刚才撒了个谎，那个受书的中学其实不是朱一围的母校。”我说：“那为什么把书送去？”陈宛说：“因为他儿子在那儿上学。在儿子眼里，他是个没有能力不能出彩的人。他曾经说过要为儿子挣点儿面子……”我说：“等等！你是说你那位朱一围也有一个儿子在那儿上学？”陈宛说：“我说的就是你的朋友朱一围。”我端着杯子一笑：“嘿嘿，你把我说糊涂了。”陈宛说：“我的朱一围其实也是你的朱一围，两个人是同一个人。”我喉咙差一点被呛着，使劲伸一伸脖子吞下茶水，又咳出一口粗气。陈宛笑一笑说：“你别把惊讶动作弄得太夸张，我做的事里没有阴谋。”我说：“之前你一直在说，朱一围是你的男友。”陈宛说：“男友这个说法还真是不准确，可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儿扣住我和他的关系。”

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陈宛轻着声音讲述了她和朱一围之间的故事。她清晰地记得，俩人的相识是在小说《第七天》的作品分享会上。那天她正在一家书店大厅

里买流行服装的书，听到好几个人说着话儿往旁边活动室走。她好奇地过去瞧一眼，原来是一位著名作家与一位主持人对话，介绍一本三年前出版现在仍被讨论的书。她没见过这样的场面，就怂恿自己留下来听一会儿。周围的脑袋很多，把整个活动室挤满了，她只能在中间通道上站着。站了片刻，有人指挥通道里的人坐到地板上。她穿着白色裙子，又不是粗条随意的人，神情便有些犹豫。这时旁边椅子上的男人站起身让出座位，自己坐到了地板上。她不好意思地坐下，朝让座的男人送出一笑。分享会结束后，她受了诱惑，到文学书柜找《第七天》，这时又遇到了那位让座的男人，他刚好也来取此书。让座的男人告诉她，自己有八折优惠卡，可以替她付款。她认真地道了谢，因为省下的小钱里有人家的好意。随后她加上对方微信，将打折的书钱发去——此时她知道了对方名字叫朱一围。

到了晚上，朱一围在微信里打招呼，并把作家签名发来给她看。从此开始，两个人时不时进行文字聊天，她说些服装走势的事，他说些签名收藏的事。陈宛很快知道，朱一围是个实诚的人，朋友很少，但认对了人就会往深里走。此时陈宛离了婚正单着身，心里装着一堆郁闷，这也促进了双方交往。过了不久，两个人把对方视为可以讲心里话的人。又过了不久，两个人约在一起泡茶室、逛书店，偶尔还一块儿看一部电影。再往后的一些情节可按快进键，因为陈宛没有细说。她对此的表达是：两个人的朋友等级相当高，除了身体没有合并。

大约一年半前，陈宛想开一间服装店，“衣艺者”的店名都想好了，可左腾右挪仍

缺一截资金。把情况说给朱一围，暗想也许能获援三五万的，不料几天后她的银行卡上颇有气势地长出二十万。她吃了一惊，又有些不安的感动。在她的印象里，朱一围花钱并不豪放，在家中也不打理财事，所以凑起这笔款子得花多少心思呀。这么一想，她觉得自己跟他更贴近了一步。又过了一些日子，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喝茶，喝着喝着朱一围起了感叹，说咱们相遇太晚，这一辈子不能娶你，下一辈子你嫁给我吧。陈宛说行呀，下一辈子咱们早点儿遇上。朱一围说，这不是玩笑话，为这个念头我已经琢磨了好几天。陈宛便笑，说不就是来世嫁你吗？没问题的，你对我这么上心，我不能那么小气。

这样的话说过，陈宛仍然以为是玩笑。她不信佛不进教堂，从未想过瞧不见摸不着的来世之事，再说自己的年纪离终点线还差着几条街呢。不料过了两天与朱一围再见面，他从衣兜里取出一只信封，再从信封里取出两张相同内容的纸，纸上放着醒目一行字：下一世婚姻协议书。下面文字则简约清晰，写明了两个人下一世自愿结为夫妻，共同敬爱相处，不违背对方。陈宛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让我签名字吗？朱一围说，这是自由婚姻，你愿意了就签上，一式两份。陈宛说，下一辈子的我能由这一辈子的我来做决定？朱一围说，转了世你还是你，你的婚事当然由你做主。陈宛说，这协议签了你拿在手里真觉得有用？朱一围说，我相信哪个世界都有律条也都有规约，拿着这份协议我心里踏实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朱一围又拿着如此的认真劲儿，陈宛就只好拒推了。她嘻嘻一笑，又拍拍朱一围的手臂，在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。完了她调皮地说，今天算是领结婚

证的日子，你怎么不备些彩礼？至少也得送束鲜花递个戒指呀。朱一围说，我想过了，那二十万就折成一份彩礼，虽然有些少，但总归按着规矩走了步骤。陈宛说，你还真给彩礼呀？朱一围说，当然得给，不然把这份协议显轻了也显假了。

陈宛讲述的时候，没有理会我脸上的惊讶表情，因为这是她能预料到的。大约口渴的提醒，她缓一缓气，端起茶杯喝了两口水。我这时才想起自己应该讲些话，便说：“一围是个二分之一认真二分之一古板的人，有时候不通世俗但不会迂腐，他真的认定下一辈子事情可以弄到纸上？”陈宛说：“一围是个二分之一认真二分之一古板的人，所以在外边也不应该有一位我这样的女人，对吧？”我无法应答，就没有吭声。陈宛又说：“在这几年里，一围多次跟我提到你，但他没有跟你提到我，这不是对朋友留一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在最好的朋友跟前，也会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东西，譬如女人啦譬如对来世的看法啦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对来世的看法是一种秘密态度，跟迂腐什么的没有关系。”

显然，陈宛是个细腻的女人，她的话并不浅淡。我沉默一会儿，说：“也许你说得对，对别人包括对一围，我只是看到了能够看到的那一部分。现在我想看看另一部分可以吗？我是说那份协议。”陈宛有准备似的点点头，摁几下手机调出协议图片，递给我看。我细看一遍协议文字，又盯看一眼下面的签名。两个人的名字一个认真一个随意。

我将手机递还，问：“签了这份东西，你有什么感觉？”陈宛说：“开始没怎么在意，不就是一张纸吗？后来慢慢地生出异样的感觉。”我追问：“什么异样的感觉？”

陈宛说：“你想呀，以前两个人喝茶逛店看电影，再靠近也还是朋友。有了这张协议垫着，待一起时我偶尔会恍惚，觉得自己像一位未婚妻。”我说：“你喜欢这种感觉吗？”陈宛说：“不喜欢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陈宛沉吟一下说：“我对一围有好感，但没有依靠感。”我说：“你是说不爱他？”陈宛“嗯”了一声说：“还不到那个程度，这也是我……没把身体交给他的原因。”我说：“那你相信有来世吗？”陈宛说：“以前呀真没注意这种事儿，眼下的日子还应付不过来，哪有心思去想很远的未来。但自打签了这张纸，心里像是多了一件事，时不时的会琢磨一下。不是说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嘛，万一真有转世呢，万一灵魂长生呢。”我说：“这么说你有了担心，担心那张协议以后真的会生效。”陈宛轻笑一声说：“那会儿我想起手头还有一本小说《第七天》，以前没正经打开看呢。我读了一遍，好像没有读懂，就又读了一遍。读着读着我对自己说，不管人死后有没有来世，你得先把这事儿看作有。”

陈宛把自己的故事讲完，一个小时刚好过去。但我的沉默拖住了她，两个人仍坐在那里，似乎还有话要说。过了片刻，我问：“你把二十万元还回去，是想单方面撤出协议？”陈宛说：“也别这么说，这毕竟是我欠一围的债，他治病也花了不少钱。”我说：“如果一围还活着，你会把解除协议的想法说出来吗？”陈宛说：“不知道会不会马上说出来，我原以为将来的事还远着呢。可他走了，走得这么快。来世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真相，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”我说：“在这一个小时里，我接收到了你的不安，同时我也一直在琢磨，你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为的是什么。”陈宛说：“是的，

我把你约过来是有目的的，你是一围最好的朋友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”我说：“讲讲看。”陈宛说：“那协议一式两份，另一份在一围手里。”我明白了：“你想把另一份协议也拿到手，然后一起撕掉。”陈宛吸一口气吐出来，说：“拜托你先探问一下，好让我心里有个数。那份协议现在变成了危险的东西，要是抖露出来对谁都不好，吕哥你说对吗？”她第一次叫了我吕哥，在这个下午结束的时候。

是的，这是个让人吃惊的下午，一张协议书更改了我对一围的认识，至少是部分认识。在许多个日子里，一围除了收藏一些书，对生活基本没有想象力。他的工作是平淡的，坐在柜台里办理汇款取款，还有订阅杂志什么的。他的家庭是平静的，与筱蓓相处得不热也不冷，有点一起慢慢老去的样子。他还跟我说过，自己在家中不乐意担事儿，时间一久，排起序来便做不上一号人物。就是这么一位配角男人，却悄悄自己给自己做了一回主。

我无法揣测一围怎么保管自己那一份协议。也许已经撕了或烧了，反正他内心认定协议将在约定世界里生效。也许放在某个暗处，随着他的离去而彻底消失。但日子里哪有彻底的事，若是某一天筱蓓一不留神看到，心中会长出一个长久的痛点吗？

我可以肯定，陈宛所要的忙我是帮不上的。或许她也只是一说而已，并不真的指望我能取到那份协议。但此时我心里又探出好奇的手，想抓住一些未知的东西。我甚至负责地觉得，既然自己听到了这件事，就不能再做一个偷懒的局外人。

从茶室出来我没有回家，在街上闲逛

一会儿又用过简单的晚餐，看看时间合适了，向筱蓓递一声招呼，随后打车去了她家。一围的书房已经变成卧室，无法再进去了，我只能坐在客厅沙发上，像一个派遣出去的打听者向女主人通报书籍的事。我告诉筱蓓，自己已见过陈宛，那批签名本确实赠给了学校图书馆，因为那中学也是另一位朱一围的母校，他想给自己添点面子。筱蓓随即做出一个判断：“看来他们是有钱人。”我说：“这个不知道……眼下这年头有钱没钱哪能一下子看出来。”筱蓓说：“不然为什么要花这笔钱呢？”我说：“那位陈宛在街上开了一家服装店，她把扉页签名图做到T恤上。这种文化衫现在挺流行，应该能赚钱的。”我从携包里取出那件T恤，铺在沙发上让筱蓓看。她摸了摸衣服胸前的图案，脸上出现解惑后的满意。她说：“想不到签名还能在衣服上派到用处。”又说：“那些书放在学校里挺好的，虽然是那位朱一围捐送，但儿子的同学都知道书的真正出处。”我说：“一围知道了这样，心里也会高兴的……我说的是咱们的朱一围。”筱蓓思忖着说：“他们毕竟花了一笔不小的钱，我心里好像过意不去……我得感谢一下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个感谢？”筱蓓说：“我想请他们吃个饭，你也一块儿去。”我摇摇头说：“不用的，这只是一次花钱购书，你没必要跟他们交朋友的。”筱蓓说：“我想见见那位朱一围，共用一个名字怎么也是缘分。”我心里摇晃一下，嘴里已形成一句谎言：“他们俩是双城记，那位朱一围不在这个城市。”说完了觉出漏洞，赶紧又补一句：“陈宛告诉我，他在这儿读的中学，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外地。”筱蓓说：“那好吧，就跟那位陈宛聚个餐也行。两个女人都找了名字叫朱一围的男人，总有些

话可聊的。”我不能马上再否决，就点点脑袋“嗯”了一声，又记起什么似的转过话头：“有句话我一直想问，一围临走时说了什么话吗？”筱蓓一指自己喉咙说：“吕默你迷糊了，一围那时候已经不能开口说话。”我耸耸肩说：“我是说他有没有留下文字？”筱蓓说：“你为什么问这个？”我说：“不知怎么，这两天我挺惦念一围的……我在回想他最后的那些日子。”筱蓓沉默几秒钟，让话题进入了我要的轨道。

筱蓓说：“吕默你有没有记起来，最后那些日子你到医院探望时，在一围脸上看到了什么？”我眨眨眼说：“是骨头浮上来的那种消瘦。”筱蓓说：“消瘦里还有东西……是高兴。”我愣了一下，最后几次去见一围，他的情绪的确不差，但那应该是面对朋友时的强打精神。我说：“那高兴是撑着的吧？朋友一走就收回去了。”筱蓓说：“不是的，那些日子他一直挺愉快。”

筱蓓停一停，回忆了一些细节。一围刚住院时，心情也是不好的。做了喉部手术后病情不仅没刹住，反而向坏的方向滑去。那些天他因为不能说话，整天想着什么，想着想着忽然就开朗了。微笑先来到他的嘴角，然后出现在眼睛里。他开始找些书看，譬如那本《第七天》。再到后来，他身上力气少了下去，看字儿容易累眼，便让筱蓓读小说。有时筱蓓读着读着，他眼睛慢慢眯上就睡过去，脸上还搁着安适的神情。

筱蓓抿一抿嘴，慢慢地说：“一个人离死亡很近时，一般是恐惧的或者痛苦的。如果此时这个人开心起来，你觉得他会是什么样子？”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，摇一下头。筱蓓说：“诗人。我是说诗人的样子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筱蓓说：

“那会儿一围整个人是轻的，不是瘦了以后身体的轻，而是心里丢开负担后的轻……他脑子里时不时会出来一些好词好句。”我说：“好词好句？他不是不能动口吗？”筱蓓说：“不是动口是动笔，有一天他取了一张纸，先写一句：有一种动静，叫太阳的声音。又写一句：蓝天上的白云结了冰。再写一句：真正无限的，不是死亡而是生命。我奇怪地瞧着他，他笑一下用笔告诉我，这些话是作家们说的。”

随后几日，一围还试图体验作家们说的这些话。他穿着棉衣坐在轮椅上，让筱蓓推到住院部楼下院子里。冬日的阳光有些松软，把他的影子投到地上。他瞧着地面却没有在看，因为他静着耳朵去听太阳的声音。听了片刻，进入耳朵的只有院子里一些嘈杂的声响。他有些不满意，便让筱蓓推着轮椅出了医院，往安静的地方走。远处有一片草地，颜色已成枯黄。在枯黄之中，卧着一块不大的水池。经过水池时，一围突然激动起来。他看到水面结了一层清亮的薄冰，上面倒映着蓝色的天空和天空上的白云。他身上似乎长出了力气，想从轮椅上站起来，但没有成功。筱蓓将轮椅再往水边靠几步。一围安静了，身子久久不动。也许在此时，他眼睛看到的是水池里的白云在结冰，耳朵听到的是太阳化开冰面的声音。在他的意识里，那应该是一种冲突中的美丽。

筱蓓说：“在那一刻，他喉咙里竟嘶嘶的发出一些声响。他好像要发点儿感慨，可是我没法听明白。”我说：“白云结冰呀太阳声音呀这些虚的东西有啥含意吗？对一围意味着什么？”筱蓓说：“谁知道呢！人在这个时候吧，脑子里出现一些古怪念头也不奇怪。”筱蓓顿一顿又说：“那天从